



年的余温还缠在古厝燕尾脊上,正月十五“上元暝”,跟着厝里飘出的糯米香,来了。

妻子早翻出晒好的水磨糯米粉,倒在白瓷盆里,用晾温的红糖水慢慢和面。台面上摆着一早备妥的料:铁锅慢炒的黑芝麻、石臼春得酥酥的花生、切得匀净的冬瓜糖丁,还有一小碟拌了白糖的熟肥膘。这是老泉州人做元宵丸的诀窍,一点肥膘融在馅里,吃起来润口不柴,甜得有根有底。

她指尖沾着细米粉,动作不紧不慢,嘴里还对着女儿念叨:“以前你阿嬷在世,都是提前三天泡糯米,磨成米浆吊在房梁上沥干,那粉搓出来的丸,不裂皮、不窃窃。”

女儿趴在餐桌边玩手机,听见要搓元宵丸,撇撇嘴:“超市冷冻的一大包,煮煮就能吃,费这个劲干吗。”

我笑着没接话。想起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,也总嫌这些老规矩麻烦。那时候上元节前,母亲总要忙前忙后两三天,

泡米、磨浆、吊粉,连馅料都要亲手炒,不许我们碰灶台,说怕坏了年里的好彩头。父亲翻出竹篾,就着堂屋的白炽灯给我糊兔子灯,竹篾划到手就吮一下,接着扎,说:“‘上元暝’有灯照,一年到头路都亮”。那时候我嘴上嫌麻烦,背地里天天蹲在旁边等,就盼着灯糊好,提着灯去巷里跟小伙伴比,谁的灯最亮。

正说着,门铃响起,我打开门看到隔壁阿婆端着一小碗刚炒的花生站在门口,笑着说:“阿阳啊,刚炒的花生,给你加馅里。馅越足,年越圆满。”

我一边道谢一边接了。泉州老巷的年味儿,从来都藏在厝边头尾这一来一往的烟火气里。

妻子擦了擦手,揉了揉女儿的头发:“过来试试?老辈人说,‘上元暝’自家搓的丸,吃了才算添了一岁,平平安安过一年。你阿嬷教我的,现在我教你。”

女儿磨磨蹭蹭挪过来,指尖刚碰到糯米团就皱起眉:“好粘手。”

她手劲没个准头,要么把面团捏扁,要么馅放多了撑得皮要破,急得直甩手。妻子也不催,慢慢教她怎么捏皮、裹馅、搓圆。

我也坐下来拿起面团,指尖触到软糯的糯米团,三十多年前的触感一下子涌上来。那时候我踩着小板凳扒着灶

## 元宵丸香

| 蔡安阳

台,跟着哥哥姐姐学搓丸,搓出来的丸子歪歪扭扭,母亲却总把我搓的最先盛给我,说:“我们阿弟搓的,馅最足,最甜。”

一盆元宵丸搓好时,天已经擦黑。白胖胖的团子排在油纸上,匀溜圆润的是妻子的手艺,歪歪扭扭带手印的,是我和女儿的作品。女儿看着自己的成果,偷偷拿出手机拍了张照,嘴角藏着笑意。

锅里的水咕嘟开了,元宵丸顺着锅边滑进去。白团子在水里打着转,慢慢浮起来,圆滚滚的,像一碗盛着的小月亮。盛在青花碗里,撒上一小撮自家晒的干桂花,甜香混着桂花香,漫了整个屋子。

女儿捧着碗吹了半天,咬了一小口,眼睛一下子亮了:“比超市买的好吃多了!”

妻子笑着给她添了一个,说起以前阿嬷在世时,搓了丸总要分给巷里的厝边,谁家孩子来都要盛一碗热乎的。女儿听着,低头慢慢嚼着,眼神里少了之前的不耐烦,多了点认真。

吃完元宵丸,天已经黑透。巷口的红灯笼一盏盏亮起来,远处西街、中山路的方向,连片的灯影晃着,还有隐约的南音弦管声。

我问女儿:“要不要去逛灯会?西街有老师傅做的针刺灯,是老手艺。”

她利落地穿上外套,还不忘把剩下的两个元宵丸装进保鲜袋。

中山路的骑楼廊下挂满了花灯,暖黄的光落在红砖墙和斑驳的廊柱上,连风都带着老泉州的温暖。街边最惹眼的是传统针刺灯,宣纸上用针密密麻麻地扎出东西塔、洛阳桥的纹样,灯光一透,精致得那不开眼。不远处还有艺人表演拍胸舞,伴着锣鼓声,引得围观的人阵阵叫好。

女儿一开始还不以为意,走着走着就凑到了扎花灯的师傅摊子前。师傅笑着递过竹篾,她回头看了看我们,接过竹篾跟着学。半个多小时,一个小小的兔子灯扎好了,暖黄的光透出来,和我小时候父亲给我糊的那盏,一模一样。

女儿提着兔子灯蹦蹦跳跳走在前面,灯影落在她身上,晃悠悠的。妻子挽着我的胳膊,笑着说:“刚才还嫌麻烦,现在玩得比谁都开心。”

看着她的背影,我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,父亲也是这样牵着我的手,提着兔子灯走在这条街上。原来那些老辈传下来的规矩,那些藏在元宵丸里的甜,那些裹在灯影里的暖,从来都没有走远。它们在一年又一年的“上元暝”里,在一碗又一碗的元宵丸里,一辈辈传了下来。

风里的甜香还在飘,耳边的热闹还在响。“上元暝”的灯影晃悠悠的,照着身边的人,也照着往后一年平平安安的日子。

## 元宵踩街

| 叶森岚

“节到元宵兴倍生,普天人共乐升平。”在众多传统节日里,正月十五元宵节独有狂放的气质,是一年中最热热闹腾的日子。早在隋朝初年,百姓便会在元宵节这天走上街头,聚会游戏、游行表演,踩街活动更是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。

泉州的踩街活动,既延续着中原的传统民俗,又融入了鲜明的地方风情,除了舞龙、花灯、彩车、旗鼓锣鼓、五音吹等方阵,更有拍胸舞、贡球舞(彩球舞)、火鼎公婆、钱鼓舞、大鼓吹、南音、南少林武术、剑狮等非遗项目。当踩街的队伍缓缓走来时,宛如一幅流动民俗画卷在街巷间徐徐铺展。

队伍的前面,由四名壮汉抬着一面大鼓开路。鼓槌起落间仿佛有千斤分量,每一槌都轰然如春雷醒地。鼓点一响,仿佛是一声激昂的号角,满城的精气神便被提了起来。霎时间,人群如潮水般从四通八达的古巷里涌出,汇成一条向着春天奔腾的河。

踩街的队伍望不到头,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舞狮队。伴随着锣鼓节奏,一金一银两只狮子闪亮登场,它们的眼睛大如铜铃,身披锦绣,威风凛凛。在引狮人的逗弄下,狮子忽而搔首弄耳,憨态可掬,忽而凌空跃起,矫健生风,忽而相互逗弄,向人群中跪拜,引得观众一片叫好声。舞狮的队员往往是年轻的后生,他们顶着几十斤重的狮头,只露出绑着红布条的腿脚,踩着急促的鼓点,快时如疾风扫落叶,顿顿似磐石立中流,把一身力气与朝气,全都灌注在这雄健的舞步里,引得满场喝彩。

比舞狮更抢眼风头的,还有舞龙灯,长达数十尺的龙灯一亮相,便成了整条街的主角。龙灯由龙头、龙段、龙尾三部分组成,主体采用竹、木、纸、绢等材料制作。各节之间有木制转轴连接,活动自如,即使在狭窄的村道、街巷也能灵活巡游。舞动时,长长的龙灯彩灯闪烁,时而昂首摆尾,时而蜿蜒盘旋,宛若游龙在星海中翻腾,引得人们惊叹不已,纷纷驻足鼓掌。

一阵轻松诙谐的民间小调《十花串》响起,“火鼎公婆”便扭着碎步登场了。火鼎公穿着羊皮袄、宽筒裤,脚穿黑布鞋,腰束长绸巾,叼着长烟杆,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。火鼎婆梳起高髻,两颊点着醒目的“蜘蛛”痣,身着喜气洋洋的镶边大襟衫、宽筒大红裤,踩着碎步,左摇右摆,尽显滑稽可爱。公婆二人一矮一高一瘦一胖,充满了反差的戏剧感,让人忍俊不禁。他们抬着一口架在木框上的大铁鼎,穿梭在人群之中,插科打诨,或嗔或怪,淋漓尽致地演绎出闽南欢喜冤家的拌嘴情趣。

粉雕玉琢的孩子们是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男孩子扮成威风凛凛的骑士,或是贵气十足的王公大臣,或是正气凛凛的忠勇武将,他们骑在高大矫健的骏马上,仿佛是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的英雄。女孩扮作昭君怀抱琵琶,温婉动人,又或化身时尚的卡通形象,娇俏可爱。另一边省级非遗项目“妆阁”阵队也毫不逊色。“妆阁”的阁,是在板凳上固定绑好两根铁棍,装扮成楼、阁、舟、车等模样,并点缀花卉草虫和鱼形,由成年壮汉抬着。坐在龙阁上的金童玉女装扮成戏剧人物,或是《状元游街》中春风得意的少年郎,或是《三藏取经》里机灵顽劣的孙大圣,抑或是《八仙过海》中飘逸的何仙姑,《桃园结义》里忠义关羽云长……一座“妆阁”,便是一折戏文,将闽南人耳熟能详的忠孝节义、仙凡传奇,娓娓道来与长街共赏。

街上的人越来越多,汇聚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孩子骑在父亲的肩头,手中的糖葫芦像一串小小的灯笼,姑娘们裙裾飘飘,举着手机,要将这流光溢彩悉数收纳;阿公阿嬷坐在自家门墩上,摇着蒲扇看得津津有味,他们看的不仅是眼前的喧嚣,或许还有半个世纪前,自己也曾舞动其中的身影。

叫卖声、欢笑声、鞭炮声、锣鼓声……所有声音都在这条街上翻滚、融合、发酵,把人们攒了一年的喜气、盼头、热乎劲儿,都酣畅淋漓地“踩”了出来,撒进春风里。人们带着这热闹劲儿,走进春天,也走进下一个充满念想的、热气腾腾的普通日子里。

## 元宵味,人生味

| 郭华悦

年少时的生活,满是纯粹的甜。元宵这样的节日,对于孩子们来说,更像一场年末的狂欢——元宵之前,虽已开学,心却还散落在年的余温里。于是,借着元宵的名义,尽情嬉戏打闹,为一整个年的欢喜,画上一个圆满热烈的句号。

那时的元宵节,是俏皮的,鲜活的,藏着最纯粹的欢喜。夜幕刚垂落,家里便开始搓汤圆,白白胖胖的汤圆下锅,煮得咕嘟冒泡,咬一口,甜香漫满舌尖,把肚子填得暖暖满满。待到夜色渐浓,便约上左邻右舍的小伙伴,二三十人成群,提着各式各样的纸灯笼,穿梭在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,灯笼的暖光映着一张张稚嫩的笑脸,欢声笑语顺着风飘远,成了童年里最难忘的元宵印记。

后来,年岁渐长,奔赴县城求学。元宵节的味道,也悄悄变了模样。

那时的高考,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模样。别说元宵节没有假期,即便有,大多数人也会选择留在学校,埋首书海,奋力苦读。于是,每到这一天,来自各个乡镇的家人们,便提着自家做的汤圆,匆匆赶往学校探望儿女,原本安静的校园,因这份牵挂变得热闹非凡。

那三年,母亲从没有缺席过我的元宵节。她总记得,我偏爱个大馅足的汤圆,于是每次来,都提着满满一兜,雪白饱满的汤圆,比其他同学的足足大了一号,包着她藏不住的偏爱。到了宿舍楼下,给宿管阿姨交上一点辛苦费,就能煮一锅热滚滚的汤圆。母亲就坐在一旁,静静地看着我吃,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里的琐事,那些琐碎的家常,那些温暖的陪伴,在忙碌紧张的高中三年里,显得格外奢侈,也格外珍贵。

可这般温馨的元宵,到了如今,却成了刻在心底的乡愁符号。

于在外谋生的游子而言,元宵节从来都带着浓浓的思愁。在外奔波的日子,纵有千般艰难,万般不易,也总想着排除万难,回到老家,和父母过一个团圆的年。年是团圆了,可我们却鲜少能留在老家,陪着父母共度元宵。

大多数回家过年的人,总得在元宵之前,收拾好行囊,告别故土,踏上返城的路。元宵前夕,乡间的小路上,日日上演着不舍的离别。白发苍苍的父母,伫立在村口,望着儿女离去的背影,眼底满是不舍与牵挂;而儿女们,何尝不是满心眷恋?在外奋斗的日子里,尝遍了世事的艰辛,回家的温馨时光,因难能可贵,更显得短暂而珍贵,离别时的不舍,便也愈发浓烈。

于是,返城之后,第一个本该举家团聚的佳节,只剩下满心的思念。年的温暖还萦绕在心头,余温未散,倍感亲切;可眼前的元宵,却只有自己形单影只,身边少了那些最牵挂的身影,少了那份熟悉的热闹。煮一碗汤圆,咬下一口,甜意依旧,心底泛起的,却是难以言说的乡愁,混着思念与遗憾,在心底慢慢蔓延。

一样元宵,百种人生味。我们过的从来不是元宵本身,而是藏在元宵里的岁月与牵挂。品,亦是这一路成长的酸甜与悲欢,是独属于每个人的生活滋味。

## 元宵节赏灯去

| 曾慧

在泉州,年味是不急着收尾的。

这话怎么说?你看除夕的爆竹屑扫了又扫,尾牙的酒肉香还在骑楼的廊柱间飘着没散尽,日子一晃,就到了正月十五。老泉州人嘴里常念叨一句话,“上元小年兜”——元宵这天,才是这个年真正的尾巴,也是这年尾巴上最响的一声锣。

要过这个“小年兜”,还能去哪儿?自然是走上街头,看灯去。

早先以为花灯不过是纸糊的玩意儿,染点颜色,里头点根蜡烛罢了。今日一看,才知道自己想得浅了。泉州的花灯大致分三种,各有各的讲究。最常见的是彩扎灯,拿竹篾扎出骨架,再糊上彩绘的绢帛或纸张,式样最丰富,颜色也最艳。鲤鱼灯、莲花灯、关刀灯,红的黄的绿的,透着喜庆劲儿。小孩子最爱提在手里的就是这种灯——老一辈人说,男孩兴提关刀灯,图个威风;女孩则偏爱兔子灯或绣球灯,秀气。要是谁家孩子能拉着带小轮的灯满街跑,那简直是孩子堆里顶冲气的事。

再往里走,就看到了那些精巧的花灯。

刻纸料丝灯最是别致,竟然不用一根骨架,全靠刻满图案的纸板拼合起来。那镂空的图案里,嵌着一根根透明的玻璃丝,灯光从里头映出来,就有了珠玉般温润的光泽,看着就贵气。听旁边一位老人讲,这是清末民初泉州刻纸大师李尧宝传下来的手艺,把刻纸和料丝灯合在一处,成了泉州一绝。

还有那针刺无骨灯。你要凑近了细看,才能发现灯壁上密密麻麻是针孔——工匠用钢针一针一针刺出图案来,灯火从那万个细密的小

孔里透出来,朦朦胧胧的,像隔着层薄雾,把那灯罩映得玲珑剔透,看久了竟觉得像在梦里。

身旁那位老人见我瞧得出神,笑眯眯地凑过来搭话:“我们泉州人讲,‘灯’就是‘丁’。家家户户挂灯,图的是个人丁兴旺、添丁进财的好彩头。”他抬手指了指不远处一户人家——门口果然挂着一对红艳艳的莲花灯,是新嫁娘的人家。老人说,那是娘家送来的祝福,祝愿女儿早生贵子。

正说着话,一群孩子提着花灯嬉笑着从身边跑过。蜡烛的光在灯笼里晃得厉害,一会儿明一会儿暗,惹得大人们在后头直喊“慢点儿”“小心烧着”,孩子们却毫无反应,只管追逐打闹,这就是老泉州人说的“游灯”了。旁边有人笑说,要是哪个孩子不小心把灯烧了,大人们非但不恼,反倒要拍手笑起来,喊着:“出灯了!出灯了!”把这意外,也当作一种吉兆。

从中山路拐进那些小街小巷,又是一种光景。

状元街上,那些以状元文化为主题的花灯,讲着“一门四相”的老故事;金鱼巷里,上百盏金鱼灯在夜色里游动,真应了那句“万国风华 金鱼满堂”。最妙的是花巷,巷口那盏巨大的走马灯慢慢转着,灯上的人物故事走马灯似的轮换,光影投在巷子两旁的老红砖墙上,恍惚间,竟让人想起宋元时候的刺桐城来。

走到府文庙广场,眼前豁然开朗。一座大型座灯立在广场中央,集光、声、电于一体,引来许多人拍照。年轻人举着手机直播,对着屏幕喊:“家人们看,这就是泉州,半城烟火半



城仙!”在广场一角,几个老人正围着一盏老式八角宫灯评头论足,说哪一年的灯会最热闹,哪盏灯做得最精巧。这新与旧、闹与静,在元宵夜的灯火下,居然一点也不冲突。

夜深了,灯火还是亮的。我顺着人流慢慢往回走,手里提着一盏新买的小针刺灯。灯影晃悠悠的,照在前面的路上。身旁走过一家老小,孩子骑在父亲肩头,举着灯往前指;老人跟在后面,笑呵呵地嘱咐“小心脚下”。这场景,千百年来大概都是这样吧。一代又一代人,把团圆的盼头、日子的念想,借着这一盏盏亮着的灯,传了下来。

元宵节赏灯去。赏的是灯,品的是幸福的本源。”闹也如此,元也如此,宵也如此。都这么参差多态。因为懂得了这多态的生活,所以人们才有力量奔赴每一个不同的日子,虽苦犹甜。世界之大,人在一隅,无非三餐四季,只愿人人都能走进那参差多态的“闹元宵”。

## 闹元宵

| 黄培瑜

们都是屏息凝神的,四周一片寂静,在蜡烛燃烧的那一刻,孩子们欢乐起来,都想抢这个翠绿中透着温暖红光的花灯。他们提着这个精心雕琢的花灯,穿过古厝小巷,欢闹声,随着风一直飘荡。静中有闹,乃“闹”的最美好的形态之一。

元,是开端,亦是圆满。元为始,是新年第一轮月圆,是岁月新章的启笔。时光如水,润物无声,第一、开头,常常是祈祷许愿最美最恰当之时。父亲常常第一个提下你后备箱的行李,母亲递上圆圆的年糕,一声“赶紧进来”,始终是多少漂泊在外的儿女的期盼。这种时刻团圆美好被具象化了,好美,即使是用尽很多很多的思念与磨砺,人们也依然执着于这一刻的团圆。走进家门,那放满美食的圆桌,乃“圆”的最美好的形态之一。

宵,是良夜,亦是相守。良宵苦短,亲情绵长。游子们通宵达旦,风雨兼程,只为了奔赴那家乡的良宵美景。翘首以盼的父老们,通宵达旦地扫尘、蒸年糕、制美食,每一缕从家里飘出的烟火都香甜扑鼻,萦绕在乡村美景中,如十五的月亮,圆润透亮,温柔清丽,倾泻万里,让人迷醉,乃“宵”的最美好的形态之一。

罗素曾言:“须知参差多态,乃是幸福的本源。”闹也如此,元也如此,宵也如此。都这么参差多态。因为懂得了这多态的生活,所以人们才有力量奔赴每一个不同的日子,虽苦犹甜。世界之大,人在一隅,无非三餐四季,只愿人人都能走进那参差多态的“闹元宵”。